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对和平建国的愿望更加强烈。美、苏希望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停止内争的态度日益明朗。国民党统治集团垄断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径，遭到全国人民尤其是解放区军民的强烈反对，它要立即发动大规模的内战面临着种种困难。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8月14日、20日、23日接连发出3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说明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对谈判结果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了对策。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有力地宣告：共产党是真诚谋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

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在此期间，毛泽东直接同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次商谈。有关国内和平问题的具体谈判，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的。

9月3日中共代表将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11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提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4日蒋介石亲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对中共的11项提要书面答复，表示接受中共代表提出的和平建国等项主张，但对解放区政权作为合法地方

政府却坚决不同意，对于军队编组问题也作出种种限制。这些问题成为谈判中争论的中心问题。

为了使谈判能够获得进展，中共代表就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先后做过多次让步。但国民党政府代表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一再要共产党“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予有力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它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而且两党拥有武装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必须正视现实。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了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会见了大批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民主人士张澜、

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等。还会见了苏、美、英、法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周恩来也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与各界代表交流对谈判的意见。这些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为了以军事行动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中屈服，除加速向前线调动兵力外，还下令粤、苏、浙等省的国民党军队向人民军队发动进攻。依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军队站在自卫立场上奋起抗击，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进犯。这也加强了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的地位。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

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等协议。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会谈纪要》的发表，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同时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

（晚报记者 张燕 整理）



阮啸仙(1897—1935)男，汉族，广东省河源县人，中共党员。

阮啸仙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参加广东的共产

党早期组织。1923年8月，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他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大革命失败后留在广州坚持秘密斗争，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后任中共广东仁化县委书记，领导举行仁化大暴动。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审

查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共江西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1930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河北省代理书记、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2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中央红军长征后，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1935年3月，在指挥突围的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



何叔衡(1876—1935)男，汉族，湖南省宁乡县人，中共党员。

1914年，何叔衡与毛泽东相识于长沙，成为挚友。1918年4月，他与毛

泽东等组织成立新民学会，任执行委员长。1920年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共同发起成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1928年6月赴苏联出席中共六大。9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7月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组织营救被捕同志，将暴露身份的同志转

往苏区。1931年11月，奉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等参加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工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院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时壮烈牺牲。



佟麟阁(1892—1937)男，汉族，河北省高阳县人，中国国民党党员。

佟麟阁早年参加护国讨袁战争。曾任冯玉祥部陆军第11师第21混成旅旅长。1926年9月五原誓师后，随部参加北伐。1928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35军军长、暂编第

11师师长、第29军副军长。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取得喜峰口大捷。同年5月，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第一军军长兼代理察哈尔省主席，跟随冯玉祥驰骋察省，打击日军。193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驻守平津一带。卢沟桥事变后，他率部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7月28日，在北平城外南苑的第29军司令部遭受40余架日机的轮番轰炸，日军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他与132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阵地，指挥29军拼死抗击，在组织部队突击

时，被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其退下，他执意不肯，说“个人安危事小，抗敌事大”，仍率部激战。头部再受重伤，壮烈殉国。193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封他为陆军上将。



淮阳抗日游击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犯华北，激起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在知识青年薛朴若、韩纪文等的领导下，淮阳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在淮阳县城西北薛孟庄一带普遍建立，沉静的农村顿时活跃。

1938年2月，薛朴若、韩纪文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遵照党的指示，在薛孟一带一面发展党的组织，培养抗日骨干，一面筹备枪支，组织抗日武装。

1938年9月5日，日军占领淮阳城，同年10月9日，薛朴若任司令、韩纪文任参谋的淮阳抗日游击队成立，当时只有26名队员，22支长短枪支。淮阳抗日游击队的建立，使全县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武装斗争阶段。部队虽小，但影响很大，它像一只火炬，照耀着淮阳大地，使人民看到了希望。游击队展开了灵活机动的对敌战争，比如说碱庄战斗、夜袭双楼等，连战告捷。

侵华日军对淮阳游击队的抗日活动既怕又恨，纠集兵力进行大规模“扫荡”，游击队活动遭遇严重困难。1939年3月13日，日伪400多人包围薛孟庄、杨庄等村，由于游击队已转移，扑了空的敌人便把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群众，在村里烧杀抢掠。为蚕食根据地，敌人还在附近村庄安局子，设据点，成立维持会，建立伪政权，利用叛徒打入游击队内部搞暗杀。

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游击队斗争机动灵活，先挖敌人耳目，除掉叛徒，又连端敌人5个伪据点。

在与日伪汉奸作战的同时，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加强统战工作。抗日游击区以东的大河、小河一带，土匪如毛，游击队就与这里的联庄会合作，组成4000余人的清剿大军，决处顽匪17人。此后土顽销声隐迹，游击队声威大震。

经过近3年的艰苦斗争，淮阳抗日游击队逐步发展到400多人，有500多支枪，在淮、太、西3县边区创建了一片方圆200多华里的敌后游击根据地。1940年冬，游击队整编为一个营，下辖4个中队，1个区队。皖南事变后，这支部队奉命转移到睢、杞、太抗日根据地，升编为水东独立团，起到了保卫水东地区的重要作用。后来又挥师南下，重新开辟了淮太西根据地，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晚报记者 程文琰 整理）

